

「香港回归」系列长篇之一

胭脂泪

（一个香港二奶的故事）

孙玉方 著

胭脂泪

孙玉方 著

*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2印张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 7—80592—460—0/I·147
定价:16.80元

目 录

第一部 · 雾月

第 1 章	离乱	(3)
第 2 章	婚变	(10)
第 3 章	宣泄	(15)
第 4 章	惊变	(18)
第 5 章	雌雄贼劫案之始末	(23)
第 6 章	再也讨不回处女身	(27)
第 7 章	煽情的夜晚	(31)
第 8 章	仍是羞嗒嗒的女孩	(35)
第 9 章	出位	(39)
第 10 章	梦醒时分	(44)
第 11 章	荒院	(49)

第二部 · 腾跃

第 12 章	香港二奶入室	(55)
--------	--------------	------

第13章	男人有了另一头家	(59)
第14章	他进了吴丽儿眼界	(65)
第15章	啊呀这小梅沙哟	(69)
第16章	蜕变挟着婚仇情恨	(75)
第17章	帐篷	(82)
第18章	贴身膏药引发的单枪独铗	(87)
第19章	驳火	(93)
第20章	还童	(99)
第21章	抗争至得	(105)

第三部 · 生聚

第22章	难道有了分偶预感	(113)
第23章	再见只有恨	(118)
第24章	薛子丹的二奶观得人惊	(122)
第25章	口称不怕男人咸其实很无奈	(130)
第26章	打成了冤家	(134)
第27章	富有富忧穷有穷愁	(139)
第28章	豆斗	(146)
第29章	人面烛光泪映红	(150)
第30章	豆斗做二奶	(156)
第31章	情债无借据	(164)
第32章	圈套	(171)
第33章	那罩身的光晕	(175)
第34章	不要走进女人的内心	(179)
第35章	一鸡死一鸡鸣	(183)

第 36 章	被摔到铁板烧上	(188)
第 37 章	有你心疼我	(192)
第 38 章	卒之把她扳倒了	(197)
第 39 章	假假好过无	(204)
第 40 章	定将踢爆酸醋缸	(208)
第 41 章	远不如净化气赚大钱	(211)
第 42 章	包子肉在褶上	(216)
第 43 章	雨丝拧绞着血光	(222)
第 44 章	若想男人赞你甜，加点盐	(227)

第四部 · 离间

第 45 章	木匠师傅的墨斗	(235)
第 46 章	穿风雨衣的男人	(240)
第 47 章	横直烂命一条	(248)
第 48 章	离间	(254)
第 49 章	爱也最易致人内伤	(259)
第 50 章	<u>我的隐私</u> 对爱是个故事	(264)
第 51 章	都成过眼成了影子	(271)
第 52 章	身上那股汗酸味	(279)
第 53 章	闷棍	(284)
第 54 章	本该是和善的脸孔	(288)
第 55 章	报复总是双行线	(293)
第 56 章	秋景	(301)
第 57 章	可惜抹了胭脂	(305)
第 58 章	醉女人才是赤裸精灵	(310)

第五部·归真

第 59 章	死亡逼近的前后	(319)
第 60 章	间不容发	(326)
第 61 章	薛子丹临阵改话口	(330)
第 62 章	情归何处	(336)
第 63 章	风尘岁月	(342)
第 64 章	断桥	(345)
第 65 章	去意回徨	(351)
第 66 章	劫后灼烫的爱	(356)
第 67 章	昨日不再	(362)
第 68 章	胭脂泪	(368)

第一部：霧月

曼丽现在好像明白了什么，这世界上的事，大概说不清道不明的居多。

她和剑南从小青梅竹马，形影不离，但随后还没等到成年，她就不能不感叹生活之飘忽，人生太多波折，许多事不能尽如人意，仿佛在他二人之间一路上横挡着无法逾越的重重沟坎。

现时来到繁华的香港，眼见皆是灯红酒绿，豪华气派，她更觉时代和社会给人的安全系数微不足道，一道坎儿一个坑，有可能她就是跨不过。一静下心，曼丽就格外怀想起在成都乡下她和剑南有如兄妹相处的日子，那纯真的年代虽已逝去，但那里系着的，是忘不了的真正岁月的芳华与痕迹。

在成都近郊农舍，她和剑南小哥妹相扶相搀，日夜陪伴，熬度过无数困顿颠沛的日月，直到上初中时，剑南爸爸在“文革”中被“挂”了多年的海外关系和政治诬陷冤情昭雪，出狱后重返城里建筑岗位，剑南要随同契妈回城跟父亲生活，由此曼丽和剑南便将面临长久分离。

即将离别的前一晚，剑南睡下了，忽然小曼丽悄悄摸到他睡的帆布床前，蹲下身，从颈间摘下一只翠绿光润的小玉兔赠给剑南。

剑南知道，这是小丽满周岁那年，她多病的阿妈用红丝线

绞成一根结实的绳，给属兔的小因戴到颈间的，对她喃喃说玉兔是月宫仙物能祛邪挡灾，唯愿朝朝暮暮给女儿头上罩一片祥云。

此后不久，她病痛缠身的娘亲便过了身。小兔的来历，是阿丽大起来阿爸对她说的。现在长成十多岁的小兄妹俩，就将分开生活，阿丽便搓了条新的红绳给剑南系着玉兔。

剑南说，小丽，日后一看见玉兔，我就会想起你。

说时收下玉兔戴到颈脖上。

两人一个蹲就，一个半躺，互相眼对眼默了好一阵再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两人告别分开后，曼丽和剑南多次错失交臂，再未见过面。

往时心头一股火热，怀揣一片热望，那相互在困厄中浇铸的深挚的爱，竟然再也无法重温。那么亲近渴望的一个人，始终没有机会见面重叙旧情。

现在曼丽总算来到香港，来找剑南了。

这天上早，黄龙海走进弥敦道香岛大酒店，闪眼望去，居然被大堂内遇上的那位姑娘牢牢吸引住。

黄龙海作为一个外表孔武阳刚的男子，对女人的兴致早已寡淡如水，视上床跟撒泡尿差不多，不管是对阿馨、阿芸、阿芳，他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爱慕萌发呢？大多类似白痴的三陪小姐，哪个不是撒娇作态先松下他的裤头带，尔后再攻陷他的荷包袋，搞得钞票到手，想跟她们说说暖热话都难，整晚都是哎呀好靓啊，雅士梦唇膏好贵嘅，浅薄发闷鸡同鸭讲。那一套惺惺作态的应酬，有如天天吃夹肉芝士面包腻得他胸膈倒胃了。

金钱与肉欲交换，摧毁了他对女性所能萌生的原始真挚的

情趣。

黄龙海是和一位建筑师相约，到这间酒店包间里商议承建一座高层建筑事宜的。但是大堂内他遇上的这位姑娘绝对与众不同，一睹芳容留给他的印象便令他心驰神往，几乎无法抗拒，仿佛眼时初秋高天一片彩云，他见那位姑娘好似在等什么，他就立在那儿定住了神。

是因为她姿容出众，还是因为她的身段，或一种内在气质青春气息，黄龙海一时也无法说清。姑娘生有一对蓝天般大眼，挺拔的鼻梁，肤色如牙玉般白滑，衣饰整洁朴素，无一点美容化妆的矫饰，淡淡妆纯情好模样，浑身散发出仿佛大西南苗家或彝族姑娘才有的率真的风姿。黄龙海曾跟随旅行团远赴西南边陲观光，那一方水土滋养的姑娘独具的奇特的美留给他的印象极深，那种感受现时在眼前这姑娘身上重现出来，有如初春刚冒浆的嫩叶芽苞儿，热泉里浸熟的蛋既香口又滑嫩，她身上那印满碎花的无袖太阳裙，上边箍住她刚刚挺耸的乳峰，走过来一阵微微颤颤，仿佛将满身鲜活的花儿叶儿全都印撒在他的心上抠不下来了。

黄龙海一时云里雾里看得傻愣住，想象着必有什么机缘巧合，使他能够逼近这透明翡翠般的小姐。在他心头越扇越旺的强烈愿望，令他自信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借口，假装她是那位约见的建筑师的秘书小姐，再比方借口自己的表停了问她几点钟了——哎呀她不曾戴表，不然，就单刀直入递上自己香港海天建筑实业公司总经理的名片，堂堂正正请她赏光吃顿饭？——也不妥，对一位单纯少女来说那会让她受惊和困扰，同时也显出自己十分唐突越矩。此时必须以诚感人，板板实实，细心诚恳，绝不可像对待其他女人那样滥施低脏意淫手段……

然而真没趣，随着走近的一位仁兄的连声轻唤，跟着那人

不得不轻轻拐他一下：对不起，黄总，让你久等了。没打搅你吧？

哎，哎……哦不，我也刚来，只一阵间。

黄龙海筋骨一松，扫兴无奈地领着这位建筑师朝饭店预订的包间里走去。

姑娘仍在大堂里频频四顾：契妈怎么还没来？会不会自己弄错了地址？她取出一封契妈的回信又看了一遍，约定会面的时间地点并无错误。

怎会这样？难道契妈给什么急事耽搁啦？

姑娘本是菜农的女儿吴曼丽，出生在成都市近郊农村。曼丽的孩提时代，正当“文革”寒夜深沉，满天空乱云飞腾激荡。到了少女时期稍稍安定下来，成长于昆明和广州。还当曼丽在成都市郊东门楼小学读书时，就显露唱歌跳舞的天赋。但性情羞涩内向，才情始终未能朝这方面充分展现。

“文革”前期，香港名声显赫的建筑实业家司徒鼎盛的儿子工程师司徒继辉，在成都承建一项国防工程，不料由于司徒头绪纷繁的海外关系，浮浮沉沉始终未能逃脱“文革”漫天撒下来掀叛打反的网，隔年被定性为现反分子，批斗后投入监狱。妻子惠爱荣是上海的大家闺秀，经不起一次次晴天霹雳般的连续打击，先是罹患轻度精神分裂症，继而跌下一座拱桥，摔死在干河道里。惠爱荣死后，奶妈董学英便带着司徒继辉独根苗唯一的小儿子司徒剑南流落到近郊村舍，四处乞讨，幸遇曼丽的父亲，因见她知书识理，便将她母子收容，实指望日后多个农活帮手。

幼年的曼丽，母亲早逝，也吃过董学英的奶，从小便唤她做契妈，董学英待她亦如己出。多少年之后才知契妈也有个亲

生儿，为了奶大司徒剑南，把亲生儿扔给了姐家抚养。

由此，曼丽便和剑南日渐成长，一同进出东门楼小学，相扶相搀亲兄妹一般。

每到夏天夜晚，在四周一片蛙鸣声中，阿爸和契妈常常披了月光仍在菜田里薅锄细作。小丽和剑南，则在石碌碡旁平滑的碾场上玩勾草啦，跳小黄牛啦，捉蝈蝈和金龟子。

呀，月亮碎啦！——小丽喜欢在塘边看圆月，月亮像个玉盘落水间。她以为只要下到塘子，便可把月亮捧到手上了。剑南见她哭兮兮，惊慌地问：怎么，金龟子咬你手啦？她哽噎着说，哥啊哥，你看月亮碎了！

剑南说，哭啥子哭？你等着！

他用拾来的烟壳纸，立马给小丽折了一只仙鹤，拿给她说，骑上仙鹤，飞去月宫，就能捧回月亮了！

小丽捧着纸折仙鹤，闪开挂着泪花的大眼，信任地望着她的剑南小哥。

越长长大起来，剑南拣回五颜六色的烟壳纸，给小丽折了一筐箩一筐箩美丽的仙鹤。

后来司徒继辉终于获得平反，带着剑南返城去工作。

跟剑南分手后，曼丽考进了昆明财经学校，便远离故土成都到昆明住读。那年入冬之后，她听得说剑南随父南下，也到了昆明。她心里焦急纳闷，心想剑南也不写封信来，望眼欲穿，却没法见他一面。

在一个打霜的上早，曼丽出公差随同学去粮站拉米回学校。推一辆小车，半路偶一颠簸，一袋粮食从平板车上滑落，曼丽用尽气力也没能将那袋粮食弄上车。不想从身后赶上来一个打围脖的小青年，没作声帮她把粮食扛回车上，曼丽待要答谢，那小伙子却像有什么事，急急朝前赶他的路去了。曼丽正后悔不

曾早些开口致谢，那小年轻忽又跑了回来，向她打听翠湖南路钱局街怎么走，曼丽说，前边走到十字路口朝左拐就是，小伙子说声谢谢，转身朝前赶去，竟没有认出长大成了青春少女的小丽。

哎哎，你——曼丽忽然喊了声，举着的手又渐渐放了下来。不知是那位小年轻的围巾围得太高听不清，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急事。曼丽目送他拐过十字路口看不见了，仍呆呆地望着前边，怅然若失。她觉着这位陌生小伙的长相和气质很像剑南小哥。

这小年轻的确就是司徒剑南。

然而曼丽有所不知，剑南是为照应父病，千里投奔著名老中医白晓松而来昆明的。他爸司徒继辉由于情绪不时处于剧烈波动状态，严重时甚至全身抖颤发硬，四肢僵直，导致内耳小血管痉挛性收缩，引致双耳突发性失聪。幸得朋友介绍来昆明诊治及时，减少情绪波动，病情才逐渐稳定下来。怎知由于长期静卧精元衰竭，又引发司徒继辉上股骨坏死致瘫。父亲年高体弱，不宜接受股骨置换手术，中药药效缓慢，形成臀部肌肉萎缩，股骨无菌性坏死，站不起坐不住，俯卧病榻数月后，终致沉痾不起。祖父司徒鼎盛闻讯专程由港赶来为儿子治丧。感叹之余，毫不犹豫将剑南带回香港自己身边，决心亲自把继辉留给司徒家的独根孙子培养成一流建筑人才，以继承祖辈的未竟事业。

剑南去了香港，曼丽仍在昆明徒自感伤，为何剑南来到昆明，这些年都不跟她见面？他二人自成都分手后，再不曾遇缘重聚。

算起来曼丽和剑南兄妹相处虽只有儿时和读小学那几年，但在感情上，像是已结下半生情缘。一旦上了心，周围的人即使天天见面接触，也难留下什么印象。十年二十载对董学英来

说，亦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对于年轻的后生，三年五载的耳鬓厮磨，就情系心头难以割舍。

董学英早年丧夫，扔下个亲儿名叫霍步军，在姐家成长起来。80年代初，霍步军跟随一帮司机跑单帮到南方沿海搞运输，攒下钱之后到广州开了一家川菜馆，却别开生面生意做得红火旺市，没几年便在广州市第十甫开设了一间四川饭店，担担面和辣味小炒风靡一条街。霍步军做发当了老板，生下小女霍小雯之后，便将母亲董学英由成都接来同住。董学英做菜农时就养成习惯闲不下手脚，辅佐儿子打理饭店，没几年学得精明干练，成了饮食行业有数的女强手。她经常来往省港澳，但是专程去香港深水湾半山区司徒鼎盛豪华公馆里拜访却仅有几次，一则感到她跟鼎盛老人家十分陌生，二则也是有心想在香港筹划再多开一家饭店，须得四处联系接头，也够董学英奔波劳碌的。

前年，曼丽出于契妈的一再邀约盛情难却，乘火车到广州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暑假。此后，一到寒暑假大多来广州度过，有空还下饭店学做帮手。接触工商财贸，原是本行的。来到广州大都市，开阔了眼界，就连她原先有如脚上那双云南浅口人字布鞋一样硬梆梆的川滇口音，也夹进了粤语方言，往时称呼干妈也改口称契妈了。跟小雯处熟之后，虽无叔表亲缘，小雯却喊她表姐喊惯适了，当她一家人。

两契母女相聚，自然免不了说起曼丽儿时两小无猜的伴侣剑南，曼丽也才知分手后剑南一家人不幸的遭遇。他俩虽说快十年没见面，曼丽仍然旧情缱绻，难舍难忘。头一回来广州，她就向契妈倾吐了从未向任何人吐露的少女的隐私。曼丽说，有许多男同学追过她，而她心中只想念一个。这唯一的一个，由于迁徙离乱，跟她过早分开了。从那以后，她就对感情上的事淡漠下来，遇上向她表殷勤的男同学，她一概明拒或暗示：要发展深一层的感情免谈。

那年十六七岁的曼丽竟有这番表白，大出董学英意料之外，口不说心痛惜，便有心撮合曼丽和剑南末了的情缘，为此专程前去香港见到司徒剑南，代替曼丽表白了姑娘真挚的心迹。不久，剑南和曼丽之间便开始了书信往来。剑南在一封信中表白